

<<三松堂自序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三松堂自序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8030986

10位ISBN编号：7108030985

出版时间：2009年5月

出版时间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：冯友兰

页数：343

字数：24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三松堂自序>>

前言

古之作者，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，每别作一篇，述先世，叙经历，发凡例，明指意，附于书尾，如《史记》之《太史公自序》，《汉书》之《叙传》，《论衡》之《自纪》，皆其例也。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，知其人，论其世，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，得失之所由。传统体例，有足多者。

本书所及之时代，起自19世纪90年代，迄于20世纪80年代，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，其波澜之壮阔，变化之奇诡，为前史所未有。

书于其间，忆往思，述旧闻，怀古人，望来者。

都凡四部分：曰“社会”，志环境也；曰“哲学”，明专业也；曰“大学”，论教育也；曰“展望”，申信心也。

长短不同，旧曰小说家所谓“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”也。

揆之旧例，名曰“自序”。

非一书之序，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。

世之知人论世、知我罪我者，以观览焉。

<<三松堂自序>>

内容概要

“冯友兰作品精选”以蔡仲德先生编纂的《三松堂全集》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）为底本，其中有些标点、句式的用法与现在的规范有所不同，为保持原著面貌，均未作改动（《中国哲学简史》则采用新近的赵复三译本）。

另外，各书中使用了许多“底”字，作为助词的“底”字在大多数情况下与“的”字没有区别，但在当时的语言习惯中，表示定语与中心词之间是领属关系时，“底”一般不通用为“的”，请读者根据文意加以区别。

各书中的一些译名也与现在一般通用的有所不同，如“海格尔”今译为“黑格尔”，“圣多玛”今译为“圣托马斯”等，斯宾诺莎的《致知篇》今译为《知性改进论》，黑格尔的《心的形态学》今译为《精神现象学》等，本次出版也未作改动。

<<三松堂自序>>

作者简介

冯友兰（一八九五—一九九〇），字芝生，河南省唐河县人。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美，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、广东大学、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，一九二八至一九五二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、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、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。一九五二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。

<<三松堂自序>>

书籍目录

《自序》之自序

一 社会

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

第二章 民国时期

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

二 哲学

第四章 二十年代

第五章 三十年代

第六章 四十年代

第七章 五十年代及以后

三 大学

第八章 北京大学

第九章 清华大学

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

四 展望

第十一章 明志

<<三松堂自序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1895年12月4日（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）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。

祖父名玉文，字圣征，有三个儿子。

我的父亲行二，名台异，字树侯。

伯父名云异，字鹤亭。

叔父名汉异，字爽亭。

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（1898年）科进士。

伯父、叔父都是秀才。

在祖父教育下，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，进入了“耕读传家”的行列。

听家里传说，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，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。

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，本来是可以录取的，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，有人劝祖父去疏通，祖父不肯，就没有录取。

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，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。

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。

他做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，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，传下来的几十首诗，编为《梅村诗稿》。

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。

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，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： 身处人间世， 心怀太古春。

风流伊上叟， 击壤作尧民。

是以邵雍的《击壤集》来相比的。

我的伯父也能做诗，把他自己的诗编为《知非斋诗集》。

父亲也能做诗，有《复斋诗集》。

我的一个姑母也能做诗，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，留下的诗，家里的人编为《梅花窗诗草》。

我们这一门有一种做诗的家风。

我有一个偏见，认为做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。

宋代的严羽说：“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。

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

”（《沧浪诗话·诗辨·五》）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。

有些人学问很大，可以下笔千言，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，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，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，但就是不是诗。

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，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。

在清朝末年，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，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。

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。

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，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，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。

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，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，家里请一个先生，教这些孩子读书。

女孩子七岁以后，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，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。

在我上学的时候，学生有七八个人，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。

我们先读《三字经》，再读《论语》，接着读《孟子》，最后读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。

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，才算读完，叫做“包本”。

有些地方读“四书”不仅要背正文，还要背朱（熹）注，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。

当时一般的私塾，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、试帖诗之用的书，如《幼学琼林》、《龙文鞭影》之类，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。

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，叫做《地球韵言》，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。

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“新学”。

我们家的那个私塾，也算是新旧兼备了。

<<三松堂自序>>

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，于“四书”读完之后，就读经书。

首先读《诗经》，因为它是韵文，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。

我于读完《诗经》之后，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。

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，以知县任用，分发到省里去。

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，分发到哪一省，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。

在清朝末年，这个朝廷公开卖官，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，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，当时称为“捐官”。

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，在吏部分发的时候，也可以出一笔钱，不由抽签，而由自家指定，愿意到哪一省，就到哪一省去。

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，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，称为“指省”。

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，不愿到边远地方去，用“指省”的办法，分发到湖北。

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，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，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，一直通往汉口。

我们家乡这一带，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，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。

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，都是通过唐河、汉江，到汉口的，所以汉口、武昌这些地名，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。

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、武昌去的，我现在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，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，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，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。

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，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。

所谓“候补”，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，去补那个缺。

补上了缺，称为“得缺”。

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，都是科举出身的，后来因为有捐官，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可是缺还是那么些，所以“得缺”越来越困难。

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，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，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，称为“遇缺先”。

没有“遇缺先”特权的人，就成了“遇缺后”了。

所以《官场现形记》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。

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，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。

那时候，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，他办了一些洋务，一些新政，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，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，叫“方言学堂”。

学校的监督（相当于后来的校长）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。

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（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）。

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，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，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。

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，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，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，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、妹妹淑兰（沅君）三人上武昌安家。

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，听到这个消息，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。

因为在地主阶级中，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。

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，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，可是路怎么走，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。

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，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，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。

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。

可是有人说不行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，起码坐二等，三等就男女混杂，不成体统。

坐船倒可以，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，跟别人不混杂。

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。

商量来，商量去，终于决定坐船。

我有一个姑母，家住唐河河岸附近，她有个佃户有船，坐这个佃户的船，最可靠了，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，包他的船到汉口。

<<三松堂自序>>

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，先到她家里，再到河边去上船。

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，在船舱里只能坐着，不能站起来。

一上船，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，特别是说话，有些字像“翻”字、“滚”字都不能说。

上船后，走了两三天到襄樊。

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，船家又来告诉，说明天进汉江，这是大河，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，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，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。

进了汉江，一路顺利，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。

船先停在汉口，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。

父亲来了，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，不过要过长江，若是下了这条船，再上渡船，又下渡船，太麻烦，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。

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，吓得惶恐万状，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。

经过说服，他勉强答应了，但是嘱咐大家，把窗子都关上，一句话都不要说。

渡过长江，搬到租的房子里边。

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，一到这房子里边，都不舒服极了。

在武昌租的房子，外边只有一条很窄的巷子，里边只有一个天井。

说它是天井，倒也名副其实，站在院子里看天，真像《庄子》所说的井底之蛙，坐井观天。

我母亲尤其觉得不习惯，院子没有内外之分，很不成体统，不像个样子。

后来搬到黄土坡，天井比较大一点，大门外还有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，院子还是没有内外之分。

不过母亲不久也就看惯了，习以为常了。

当时最大的问题，是我们这几个孩子上学的问题。

经常听见父亲和母亲讨论这件事情。

如果我要再大几岁，父亲就要我上方言学堂了。

父亲很重视学外文。

方言学堂的学生也受到很优厚的待遇，除了管吃管住外，每月还发几两银子，作为零用。

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，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。

可是我岁数不到，没有办法。

附近也有小学，当时父亲和母亲商量，还是以不上小学为好。

因为父亲相信，在学新知识以前，必须先把中文学好。

他认为，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，学什么都不行。

再者我们都是外省人，小孩到小学里人地生疏，言语不通，他们很不放心。

因此他们决定一个办法，叫母亲在家监督我们读书。

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，认识一些字，有些字只能读其音，不能解其义。

.....

<<三松堂自序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